

# 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性问题研究 ——基于美中贸易失衡的角度

陈继勇 吴 宏

[摘 要] 衡量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实质是考察美中贸易失衡是否可持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外商对华加工装配类制造业直接投资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难以持续,使美、中贸易失衡呈现不可持续的发展趋势。在其影响下,全球经济失衡最终将难以持续。

[关键词] 美中贸易失衡;可持续性;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出口管制

[中图分类号] F1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8)04-0454-05

2005 年 2 月 23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伊·费加罗(Rodrigo de Rato y Figaredo)发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避免相互指责》的研究报告,首次正式界定“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这一新概念<sup>[1]</sup>(第 1 页)。此后,全球经济失衡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失衡是否可持续更是争论的主要焦点之一。

## 一、国内外学术界对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争议

针对什么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可持续”,Mann 曾给予明确界定,认为全球经济失衡“可持续”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其一,一国的外部失衡必须按现今某一时间段之前的失衡趋势,以稳定的途径与方向保持;其二,在保持稳定发展方向的同时,该国内部必须保证没有任何内在力量突然改变失衡的“运行轨迹”;其三,这种失衡趋势最终将会达到一个极限水平,即实现最终均衡,并在这一极限水平下保持稳定发展趋势,持续存在<sup>[2]</sup>(第 62-67 页)。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失衡的实质是美国与东亚经济体及产油国间的经常账户收支不平衡,其形成基础是美国贸易赤字的持续扩大。因此,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可持续的实质是美国贸易赤字是否可持续。对美国贸易赤字是否可持续,目前有两种对立观点:

其一,以 Obstfeld 与 Rogoff 为代表的乐观派,他们认为“美国贸易赤字可持续”。基本观点是,其他国家国内非贸易产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在短期内降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但也同时强调当其他国家贸易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将不断持续下去<sup>[3]</sup>(第 11-13 页)。陈继勇、胡艺认为,如果将无形资产的出口考虑进美国经常项目交易,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并不像官方数据显示的那样严重,失衡在一段时间内是可持续的<sup>[4]</sup>(第 25 页)。David Dodge 认为:由于非弹性的劳动力市场、不适宜的财政政策、各国现存的贸易壁垒、功能不全的资本市场以及市场均衡机制无法按其正常的运行机制和方式运行,世界经济范围内的经常账户失衡有可能将持续<sup>[5]</sup>(第 8-9 页)。

其二,以美联储为代表的政府机构和一些学者则持“美国贸易赤字将在未来不可持续”的观点。美

收稿日期:2008-02-29

作者简介:陈继勇,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

吴 宏,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后,浙江财经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7 年度重大项目(07JJD7901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7AJL016)

联储提出：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达到 GDP 的 5% 时，逆差将开始缩减。Mitsuru Taniuchi 也认为，随着美元资产收益的下降，进入美国的外国资本将会逐步转投日本、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外国流入资本的减少将使美元逐步贬值，美国的进口将不断减少，经常账户逆差将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sup>[6]</sup>（第 136 页）。Jose De Gregorio 也赞成：由于美国不能永久性的从国外借入资金，美国的外部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sup>[7]</sup>（第 18 页）。Freund 与 Warnock 则利用经验分析发现，当经常账户逆差由消费而非投资导致时，更大的汇率贬值将使美国的外部不平衡得到修正<sup>[8]</sup>（第 48 页）。姚枝仲等认为：2004 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相对于 2003 年增长 22%，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将使美国的对外净债务/GDP 不断上升，并趋于无限大。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对外债务/GDP 是不稳定的，并且也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从资本的流入意愿上说，即使对外债务/GDP 能收敛于 94% 的水平，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对外债务也很可能是不可持续的<sup>[9]</sup>（第 44 页）。

二、美、中货物贸易失衡是否可持续探究

从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国别结构看，主要构成部分是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 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达到 7 909.91 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亚洲的货物贸易逆差为 4 147.25 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竟高达 2 562.69 亿美元，在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及美国与亚洲货物贸易逆差中的比重分别高达 32.40% 与 61.79%。因此，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是否可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是否可持续。

从目前美、中货物贸易失衡的产品结构看，失衡主要集中在：美国对中国的制成品（包括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与初级产品的贸易顺差。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 年美国对中国制成品贸易逆差达 2 688.09 亿美元，初级产品贸易顺差仅为 125.40 亿美元（见表 1）。这种美、中货物贸易收支失衡特点的形成，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美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对中国的产业转移，使外商在华加工装配类制造业直接投资增加，引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扩大<sup>[10]</sup>（第 46 页）。其二，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持续实施，导致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直接减少和对华高技术产业直接投资的增加，引致中国对美高技术加工装配类商品出口增加。因此，笔者认为：美、中货物贸易失衡是否可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商在华加工装配类制造业直接投资以及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能否持续。

表 1 2002—2007 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结构(亿美元)

| 逆差种类<br>年份 | 初级产品贸易逆差 | 制成品贸易逆差 |
|------------|----------|---------|
| 2007       | —125.40  | 2688.09 |
| 2006       | —92.39   | 2417.88 |
| 2005       | —60.58   | 2076.84 |
| 2004       | —52.61   | 1672.39 |
| 2003       | —46.50   | 1286.10 |
| 2002       | —14.09   | 1045.24 |

注：“—”代表该项数值为贸易顺差。  
资料来源：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tse.export.gov>.

（一）外商对华加工制造业直接投资的不可持续

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仍处于相对过剩，且国内现有产业政策鼓励更多外资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劳动力密集地区转移。可以预期，短期内外资仍将大量流向我国劳动力密集的加工装配类制造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外商对华加工装配类制造业的资金流入长期可持续，其制约因素有四：

第一，近年来，我国对外资流向引导政策的改变，将使外资向更高一级产业转移，甚至可能出现贸易替代投资。2005 年中央提出的“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强调要调整我国引进外资的结构和流向。此后，我国开始取消对多数加工制造业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实施“国民待遇”。这种调整有可能使外资转向

其他经济体的加工装配制造业。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则最终可能形成与美国间竞争型的贸易结构,缩小美、中双边互补性货物贸易逆差。

第二,人民币升值效应的累积使外资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可能抑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FDI 的持续增加。2005 年 7 月 21 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向更趋浮动的方向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升值,这使得许多外资企业以人民币形式付给其内部职员的薪金增加,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逐渐下降。这将促使外资企业开始重新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国家或地区替代中国,使加工装配类产业向这些国家或地区转移。

第三,我国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及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的加强,将吸引外资更多地投向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 500 强企业中已有 400 余家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研发中心,这些研发中心的建立不仅直接促进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其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我国的技术研发水平。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与监管力度的加强,加快了外资从加工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

第四,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加工装配类制造业引资规模的扩大,将转移部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由于近年来中外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以美国、欧盟、印度为代表的经济体对华反倾销案不断增多,自 1995 年起,中国已连续 12 年成为 WTO 成员反倾销的首要对象国。在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叠加效应的影响下,外资在华生产企业开始选择其他的投资替代国,如近年来许多美资与东亚经济体企业为了享受 2002 年美国实施的《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AGOA)中对来自非洲原产地企业出口商品的优惠政策,开始在非洲各国建立加工装配类企业。

## (二)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不可持续

21 世纪初,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虽有所放松,但并未放弃对华核心技术的出口管制。影响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可持续的因素有两点:其一,政治获益。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历史变迁看,管制政策的实施有明显的政治周期性,即当中、美政治关系日趋紧张时,对华出口管制就趋向严格,反之则放松。其二,经济获益。为了维持在世界高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延长国内创新技术与产品的生命周期,以获得最大的垄断经济利益,美国经常会倾向选择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限制中国高技术水平的提高,延缓中国经济增长。虽然从表面看,只要美国不放弃世界霸权和对“敌对”国家的仇视,能从对华出口管制中获得“绝对”的政治与经济收益,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就可以持续。

然而,从长期趋势分析,有三大因素可能影响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未来变更。

### 1. 美国出口管制的根本目标是追求对中国的相对获益而非绝对获益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利益取向发生根本转变,在对外政策上开始追求相对获益,即以其获得的政治与经济收益之和相比被管制国获得的政治与经济收益之和更大为最终目的<sup>[11]</sup>(第 39 页)。决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是否可持续的真正因素是管制能否帮助美国实现相对获益,如果美国从出口管制中获得的政治与经济收益之和,小于中国从出口管制中获得的政治与经济收益之和,则美国必然放弃对华出口管制。因此只要中国尽量“韬光养晦”,避免使美国感到其潜在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威胁,则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很可能难以持续。

### 2. 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的游说将使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放松

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制订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一般来说,出口管制会对其国内出口导向型企业造成损失,尤其是对那些以技术创新为生命,以高技术产品出口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企业,技术管制无疑是一个“巨大打击”。因而,它必将引发这些企业的“代言人”展开对政府的游说,要求其取消对华技术出口管制,这将引起支持与反对出口管制的利益集团间的政策博弈。在这场博弈中,关键看哪一方愿意付出更大代价,游说政府制订偏向本方利益的最终政策。随着对华出口管制给反对方造成的损失不断扩大,反对方很有可能愿意付出比支持方更大的代价,去游说美国政府最终取消对华技术出口管制。

3. 欧日等经济体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增加带来的“贸易替代”,将迫使美国逐步取消对华出口管制。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持续实施,日本、韩国、欧洲、东盟等经济体对华民用高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增加;同时,法国、德国、俄罗斯等也充分利用美国对华军用产品出口限制带来的商机,积极发展与中国的军用技术贸易,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政策影响“大打折扣”。将中国这一具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拱手让给其他国家或地区,无疑对美国政治与经济利益是一种极大的伤害,其影响效应的长期累积,必然会在未来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与反思,使其对华技术出口管制难以持续。

#### 4. 对华出口管制成本的“预期”上升,可能使美国减少使用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作作为一种限制性经济措施,在给目标国带来一定程度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会给美国自己带来各种损失,这种损失就是美国出口管制的成本。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贸易与投资间关系的日益紧密,出口管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损失不断扩大:第一,出口管制使美国出口业遭受直接的经济损失,而且这种出口损失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还在日益扩大。这主要是因为:作为20世纪末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美国虽在许多生产领域确立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总值的20%左右,对外出口与进口也分别仅占世界商品出口与进口的13%与16%<sup>[1]</sup>(第31-36页),还不能完全控制世界经济,正是这一经济地位的非主导性,使中国在受到出口管制后还可以通过第三国在世界市场上轻而易举地进口被限制的商品,维持其经济的正常运转,而美国由于失去了被管制国原有的市场份额而遭受损失,且随着管制时间的延长,这种损失还在不断扩大。第二,出口管制恶化了美国与第三国间的经济联系。美国在实施出口管制时,常常会要求无关的第三方与其一起对目标国实施出口管制,若第三国不同意,则美国将很可能对该国实施“连锁”惩罚措施。出口制裁是美国实施出口管制时使用的一种极端措施,美国在实施对华出口制裁时,常常会要求其欧日盟国同时对中国实施出口制裁,否则就会对不遵从其要求的国家实施“连锁制裁”,而这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日趋频繁的趋势,使美国与第三国间的经济关系不断恶化,间接引致美国失去一些第三国市场。第三,中国对美国出口管制实施的贸易报复,也使美国的管制成本进一步扩大。在美国对华实施技术出口管制的同时,中国也常常相应地做出一些回应,如对美国部分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实施对美国某类产品的进口限制等等。这些贸易报复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成本。可以预期,由于上述因素影响,未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美国为出口管制付出的政治与经济代价将继续扩大,这将使美国更谨慎地实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

### 三、主要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虽然从目前趋势看,在一段时期内,美、中货物贸易失衡是可持续的,但从长期趋势分析,美、中货物贸易失衡的可持续性受到诸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外商对华加工装配类制造业直接投资的不可持续与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的不可持续。当这些内在经济力量共同发生作用时,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稳定增长将难以维持,甚至可能随着美国经济衰退发生逆转。同时,作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核心组成部分,一旦美、中货物贸易失衡难以持续,中国从对美国贸易顺差中获得的巨额外汇储备将难以延续,对美国资本流入也将因此更趋谨慎,甚至发生逆转。而其产生的“羊群效应”,将可能影响国外资本对美国的持续流入,使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不可持续,最终也将导致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持续。因此,对我国来说,当前很有必要对日益扩大的美、中货物贸易失衡提前进行渐进式调整,以预防全球经济失衡逆转可能带来的经济衰退风险。

### [参 考 文 献]

- [1] Rodrigo de Rato y Figaredo. 2005. "Correcting Global Imbalance-avoiding the Blame Game," *Paper for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Financial Services Dinner, New York City, February 23. <http://www.imf.org/eternal/np/speeches/2005/022305a.htm>.

- [2] Mann, Catherine L. 2004. "The U. S. Current Account, New Economy Servi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ilit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5(3).
- [3] Obstfeld, Maurice & Kenneth Rogoff. 2004. "The Unsustainable U. S. Current Account Revisited," *NBER Working Paper* 10869, NBER, Cambridge, MA.
- [4] Dodge, David. 2006. "Global Imbalances-Why Worry? What to Do?" *Paper for the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 New York, March.
- [5] Taniuchi, Mitsuru. 2006. "Global Imbalances and Asian Economies," *JBICI Review*, Faculty of Commerce, Waseda University, Vol(14).
- [6] Jose De Gregorio. 2005. "Global Imbalance and Exchange Rate Adjustment," *Paper from Central Bank of Chile* September.
- [7] Freund, Caroline & Frank Warnock. 2005.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the Bigger They Are, the Hard They Fall?" *Paper Prepared for the NBER Conference G7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 Sustainability and Adjustment*.
- [8] 陈继勇、胡 艺:《知识经济时代与世界经济失衡问题的再认识》,载《世界经济》2007 年第 7 期。
- [9] 姚枝仲、齐俊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及变化趋势》,载《世界经济》2006 年第 3 期。
- [10] 陈继勇、刘 威:《美中贸易中的“外资引致逆差”问题研究》,载《世界经济》2006 年第 9 期。
- [11] 柳剑平、刘 威:《相对获益:冷战后美国对外经济制裁的目标重心》,载《江汉论坛》2005 年第 5 期。
- [12] 柳剑平、刘 威:《美国对外经济制裁与军事打击的成本比较分析》,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 年第 3 期。

(责任编辑 邹惠卿)

## Study on Sustainability of Global Imbalance

Chen Jiyong, Wu Hong

(Research Cent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of global imbalance depends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U. S.-Sino trade imbalance in essence. Because of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the FDI inflow of China in assembly industries and the U. S. technology export control to China, the U. S.-Sino trade deficit could not persist in the future, which will result in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global imbalance.

**Key words:** U. S.-Sino trade imbalance; sustainability; FDI into China; export control